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集部七

西河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西河集一百九十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著述之富甲于近代沒後其門人子姪編為西河合集分經集史集文集襍著四部凡四百餘卷其史問以奇齡有遺命不付剞劂語見經問第五卷景泰帝條

下餘亦不盡行於世此本為康熙庚子其門人蔣樞所編但分經集文集二部經集凡五十種已别著録文集凡二百三十四卷丙策問一卷表一卷集課記一卷續哀江南賦一卷擬廣博詞連珠詞一卷皆有録無書其中如王文成傳本二卷制科襍録一卷後觀石録一卷越語肯綮録一卷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録一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蕭山縣志刋

誤三卷杭志三詁三誤辨一卷天問補注一卷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鑒録七卷韻學要指十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二卷外附徐都講詩一卷本各自為書今析出别著於録其當編於集部者實文一百三十卷詞七卷詩五十三卷統計一百九十卷奇齡之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説相表裏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之

然議論多所發明亦不可廢其詩又次於文不免傷於猥雜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固當以餘事觀之今亦並録於末云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西河集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頌

平滇頌有序

自昔建武致治寵午奸兵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啓聖闕然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演池盜弄升陵竊發之變獨是阿牟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蔓數

世小波甫聚冠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鴟義
撟虔初逞卭棘犯顔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極之
僭據而一敗荆湘再釁澧岳繼殄黔蜀終絶昆詔數
年之閒釁禍盡揃其救寧耆定一若熇蓬沃炭飈奮
霆擊桓桓虓虎旣迅且烈如今日者葢
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
宗之于鬼戎周季之于西落罙入三載退修十禩尚
有餘勇是以

廟堂之算莫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

祖宗

社稷實式憑之要之

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謐謀邃慮宵旰剸決真有非

子孫臣庶所易窺者葢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夫

逆之佐命非有呂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

申包之泣温生之痛也衹以孌嬖被累倉皇奔救鼷

竄狼顧計無所復遂假

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苴茅滇土

寵畀親藩重緣外戚其為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居之不祥況復豺豕為心狠而易贏初藉林樾以蚺蟒而既而私振其鬃鬣以為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卣鬯遂侈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既久不受

中撤故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拏毫

而患大則撼之如丘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
而謀愚者昧時而動夫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
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
我師之所以克者有在矣故夫小蠢初萌秦涼蜩應
及乎既煽甌粵蔓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
欽明萬幾潛授妙畧先埽雍益預定閩番然後謀力雲
會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貿武昌之形
漢宏失荆南之勝洞庭既破則三苗南竄劒門大入

而劉闢授首外有脣破齒鈌之慮内有爀灰冰泮之戚然且挺走苴蘭徘徊蒙氏越碧鷄之關閉昆明之堞魚遊沸釜燕息捲幕一旦鉤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旝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譬猶駭鯨觸網奔兕開樊賈林計盡不能為策墨翟帶解無以自守於是破之如吹翰決之若潰壑刎田氏之首有何面目俘鍾相之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為嚴營締壘則遠徼可延收殘嬰漏則險喬足恃而不知

王師折衝天南谿鬪大荒屏息一如卧榻寶林之煩枝附金甌之鮮鈌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于此令夫頤指神攝往見機栝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畧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為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共功名第有虎包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鮮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揆理達務恃鬼伥之能前忘

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左吳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絕而猶謂柘南可以避天譴瀾滄可以滌穢行究至韋臯渡鐵橋而南蕃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儂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鈇鉞之誅凜也且夫前代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今者

皇宇清寧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

之娛八阿無拮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
方蹶角入貢而百粤之尉佗既蔑西南之莊蹻復平
則是要綏流蔡山陬海澨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
謳吟唱嘆矧職叨侍從親聞凱奏而不為之紀鴻功
誦顯績非其誼也因于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
日
宣捷之次謹簪筆稽首忻抃舞蹈乃為之頌其辭曰
於赫

帝命肇開
皇基德被四隩功埀九圍近畫埏海遠致狄鞮武烈文
治恢于無涯亦粤
紹厯懋纉前緒威足内敉仁不外拒巳歸馬牛將柙刀
鋸蠢爾小醜反視而忤初慕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崁
稱兵澧陵江漢南紀伏莽縱横瘈犬漫噬枯條覬生遂
有朋狡效尤而起隴益輔車脣齒閩海譬昔河朔安史
田李次第櫟絕儳臂折指乃禀

王伐鋪敦楚疆鶖鳥欲擊姑為翺翔眯者不察謂可頡
頏居然羊陸相持荊襄塹長豈恃湖險莫儆涉擊夫差
水鹵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敢固據郡桓乃竊號爰
整
六衞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刃澧浦積甲巴
山鏃鏑大注於旝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戶
廟策先勝罙入其阻鄧艾既越姜維不武南走卭棘倖
以小堵頓撾銅鼓立渡鐵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

昌穀藉之周遭折箸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層我闞龍首雉堞崩剥漸不可守

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鈹揩鐸匇使或後五壘既備九拒遽希濉膏束草總不得支圍開一面詗令自疑樵蘇俱盡于何奔馳前者少游羞悖而死今兹懷光亦復自殺族屬少長皆俘于市盜驢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告捷錫帶華州露布傳彼光泰今者

皇威擴于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旂

旛飭我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滇海四瀧千秋萬祀
以思戎功

聖恩頌并序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日恭遇
太皇太后上謚升
祔伏讀
恩詔深感我
皇上推恩之廣自

親王
公主奉恩將軍固山格格以及民勳
國戚京
朝各省諸大臣俱有
寵賚中外文武大小各官俱有
貤錫然且祭告嶽瀆遍祀羣神宥過釋眚恤孤養老綏
成均之考隆憲乞之禮一切
恩卹備極優渥至于歷歲蠲租均霑九有今復免征兩

浙山右全省正供暨江南湖北諸大府租賦之外兼
及庸調此真曠古以來希有之鴻被也詩云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以云永錫則真永錫以云不匱則真不
匱矣微臣無狀調痾里門親蒙
浩蕩之恩上戴
如天之德歡忻抃舞可無頌言前者
聖孝格天遍傳下土曽偕諸里巷臣民競為詞賦以當
謡誦今

鴻恩覃敷淪肌浹骨敢製
聖恩頌一章以續前烈匪云報獻亦以身備史職誼應
紀實將以使後之考德者可按焉爾其詞曰
翳昔天后龍盤鳳銜日呈顯謚肇自漢闈光烈慈壽歷
代所占況茲
嶶德無美不兼既具六輅久達四教居則端闈升乃
祔廟奉七所祈縮鬯以報致其精誠上展純孝乃因錫
類重為

推恩不翅漢文及民以親覃布廣遠開在
聖孫溥天之下誰非
皇仁始由親近加之賢勞諸侯伯子以祝以鞉鼗同匪用
瑞錦賚之英瑶内周闌坂外暨塗椒晉莊分弓名虎拜
敕
誥翦五花菡覆十色三等百叚同此
貤錫雙闕剌地
九陛如天木鳳銜紙金鷄戴竿黃氣大布青衣闐然覆

盆可闢幽谷不寒爰念邊屯言懷堠戍春提羽戈夜挈
抱鼓輪臺是矜彀騎以撫澤共簞醪温比纊絮遂徧山
川馳祀嶽瀆並走羣望不愛牲玉沈燒瘞薶兼報先假
堯禹祠陵帝王寢谷旁及先師優入聖域諸儒賜席博
士加衣旬省月試姑紓其期明倫憲乞饋食洗腆高年
重帛中壽二膳况當養老
國之大典四民無告於此並贍至若租賦正供秩然中
夾庸算全通丁錢而乃

汜濩連歲釋蠲或全或半過于漢年更釐河汾深軫吳越西近堡塞東接溟渤免爾常征并解襍役謂民維艱予以全活甌餘曠土不藉宿麥石紐閒農但用烏稽大禹胼胝虞舜黴黑抱如傷情緩躬稼力縣無置倉湖可觀收補助之德先于巡遊則是

聖恩汪濊霶霼配地配天如江如海井里衢巷踊躍歡喜擊壤鼓腹如古時事猶且南顧荊郢江黃順流而下極之丹陽會當洗兵如初沐瘍幷

錫嘉惠被此一方是使民氓解澤甦困僻戶窮壤誰不
感奮兒寬帶經老萊投畚凡有血氣願效尺寸況臣鯤
秒生于水鄉躬泱
霡霂身親
湛汪捐縻頂踵何以報將頃聞草樹甘露瀼瀼姚墟舜
鄉產麟于嶠
天德所施地靈悉效蕪詞不文匪敢輕譔但紀永錫以
彰

聖孝

西河集卷一

西河集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頌

聖德神功頌有序

惟是

皇清嗣世撫育方夏東越溟海西薄柳谷南底于穿汗而北極之莽罠無垠之地其在水居者雕額畫臂率

為良民版畫其波濤而租其魚蛤其在甌脫居者大幕以南皆保塞稱藩環嚮為屬國自是而外雖舟車未到人力鮮達亦且仰

天地之恩昭

日月之信風聲遠播同量一器獨是瀰迤以西洿裸么小若所稱厄魯特噶爾丹者倚恃荒昧託跡榛曠與喀爾札薩唇交齒互不思睦隣卹族内奉約束而乃自舍阸陋頓駕夷陸侵陵我攡衛槩殄我藩服東西

爪揃罔顧禮義

皇帝不忍加誅屢飭以法俟其湔滌勿追夙染乃復鼠

穴自大終致負固伏念

皇上曾駐蹕喜峰登臨慷慨賦黄土崖大石磯二詩以

宸翰書之巖間兼

諭侍臣謂是地皆前朝戍屯烽堠相望我

太祖

太宗創業宏遠夷夏一統致蒙古四十八部皆為臣僕

朕每過此地未嘗不念

丕顯焉是埏紘萬里無非締造游豫所到猶釐

先烈其可令螽蝝肆喙蚕蚉鼓翅漸至如此夫無疆歷

服匪易嗣也

前人之光不可以遏且佚也况乎古昔聖賢經文緯武

雖揆奮有人亦復手秉白旄身挺鈹鐸以故黄帝親

戰于阪泉而文王北伐畎落躬承盧矢以彼神聖何

難命將出師髙居深拱以操制勝而乃安不忘危勤

思勘亂忘萬乘之尊習三單之效哉誠以君不親將
皆叔世浮文而非古王毖戎之本意也是以
廟謨盈庭貴乎獨斷征伐之權出自
天子乃遂張皇六師大申克詰羣策不足撓衆諫不為
沮集虎賁而縣豹尾肆類于
上帝貽告
宗廟徧望諸山川百神禡牙而殲纛練日釁門以恭行
天罰先遣撫邊大將軍由沙河抵塞尅期並進越歸化

歷烏蘭河朔過其歸路以會大軍于幕北而
羽林佽飛從獨石同時出關師行三十里躐克勒喻蒿
齊涉敖漢越烏朱目秦凡蠻夷君長外藩諸部王可
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先後會朝以壺漿簞食迎于
馬前其他北庭薦居去胡來王者悉環列跪道左觀
軍容不輟迺絕大幕進拖林調兵轂車餫使武剛冰
糒不絕于路雖鹵舄之地每乏泉水而靈源疏鑿所
在溢涌會飲馬川西忽得故明成祖勒銘紀功之石

于水厓濯而視之有永清沙漠之句
上曰真永清矣遂于中夏三日直擣其境犁其庭掃其
閭鳥逃鼠遂四竄之巴顏烏喇而西路之遏其奔者
迸擊于昭木多鄂爾渾河之間以比干環盾大破其
勍盧之陣擒其子砲焚其妻弩追殺三十里斬首鹵
二千餘級生得數千人乞降者以日至鹵獲馬牛羊
驢贏驘鎧械仗無算乃大展
皇仁任其零騎數十人負創而奔而我士卒無離傷者

皇帝乃駐蹕黑魯倫河封拖諾之山禪之土喇遂班師焉先是

禁旅初行時兩浙官民念七萃勞苦旗門遠闊不無宵旰跋涉之艱乃宿衛纂嚴眺聽祕謐行間消息不洩于外因晨夕引領北向以冀布凱驟傳管侍衛内大臣暨大學士祇奉

諭旨而和碩康親王亦遂有啓請頒捷之奏流抄到浙浙撫臣榜之通國官民大小皆歡抃踴躍男女聚族

轉相慶告遂于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撫臣率

司道臣以下會將軍都統暨鄉官士民數萬人焚香

稽首賀捷于軍門旋請史館官詳敘

膚功頌示兩浙立石于東海之濆而以臣故職史官屬

抽筆作頌以俟載事臣伏思太輿誕大廣運靡極三

古至今亦惟視君國大小以為修陿是故功德大者

地亦大功德小則地亦小乃自五帝三王以後漢魏

迄今其歷國已一十七姓而大一統者亦復有幾即

漢唐元明四代嵬然式廓而唐以藩服僭處中致歉損曽未有徳髙日域功益月蝟如
本朝者既巳提封萬國奄有八極而
皇上復恢擴而張大之不憚躬親安攘以祿此遠塞一
時之勞萬世之利
聖徳神功莫可紀計宜立石四裔以為我子孫億萬斯年之法因不揣鄙陋謹擬為東海立石頌文以垂于勿壞其文曰

粵自三古長此六服徑輪廣袤視功與德漢唐元明盡
有阸塞晉宋偏安比之列國惟我
皇清闢土浩濶西隃崦嵫東近日出雖復
繼世兼
創始謨再奪昆諂三開葉榆甫復東越旋收畨禺聲暨
南服教訖海隅遂擴疆宇至于彭湖物皆安居民樂終
産㕀肥土城澤溢朐衍綗紀百飭聦目四遠桐生本豫
禾偃能反浮苴以南並我保塞豈惟籬落原屬經界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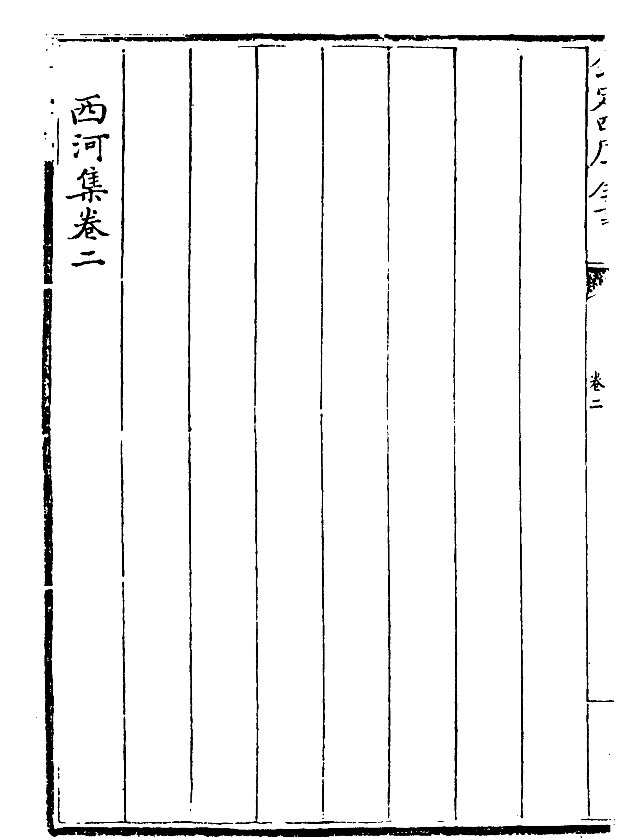
容小醜闇為蟲壞造謀籍兵作邊鄙害
皇仁有容諭至于再是雖渺末漸不可長無庸受賑徒
命將往
帝德神勇
聖世應朗藉此晏安習以鞅掌武丁南征王季西壤師
中丈人百國所仰豈如叔世髙居稱朕不計大猷而縱
小蠢文法是崇兵革不在諫即牽裾甚者割䊹以致叢
脞或就削弱珠崖徒捐金墉已却蕭關逘火幾至宮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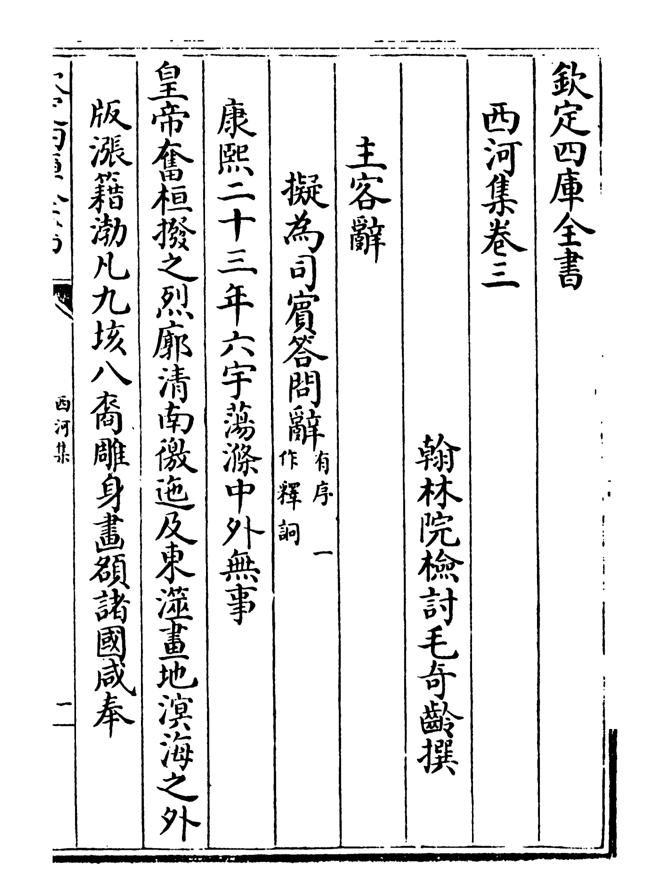
所以古王最重撻伐河魁二百太乙三千星門大闢靁車陡牽銅斗獸警鐵騎蟬聯白澤遠導朱雀在前是以初發雲興百萬繼且飈起如日斯旦箕張翼舒虎攫龍戰小醜伏聽早鳥獸散因之番長遠近來謁飾彼王貝賜以匹帛覩玆軍容相顧翕舌道旁觀者莫不太息乃轉車粟亦載餔糒一鼓傳餐千軍共醪縱遇磽舄兼履不毛畫地成井沿山生蒿壘若棋峙旂以雹合九代既齊三校咸發投石于林抽刃出柙觸甲鱗碎近輻尾裂

巖谷顯漏木柴僵落譬諸泰山不壓卵石崕土逆陷瀚海圻竭何必聲罪歸曲直責以是摘荐任彼升陵帳絶烏烏士摧豕熊右衛聯校前軍折衝

廟堂之算乃在軍中爰度梓嶺轉破符離陳以槖它駕之豺貀鹵其人畜俘厥子妻[illegible]巷尺寸堪此鋤夷遽收因杅翻遇軍曲男悸遂影女孕墮殰潛山匿水相向而哭受降之城何啻三築伊昔明祖親巡緣邊三犁王庭至飲馬川勒石天山比之燕然一沈水厓一升山顛文

詞昭晳符讖不僭永清而已他何有焉獨是虞帝七旬
苗格高宗鬼方三年始克何如
神武掊頹頃刻歴候三月恍騁八極祗我朔暨已及祝
栗蜣肱蟣肺奚足介棘惟兹方域九有以宏内備蕭勺
外必戎兵金珳勿闕玉燭以明自兹以後泰階昇平皇
皇八柱勒
功德銘萬方齊瞻四海永清


西河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主客辭

擬為司賓答問辭 有序 一作釋詞

康熙二十三年六宇蕩滌中外無事

皇帝奮桓撥之烈廓清南徼迤及東瀛畫地溟海之外

版漲籍渤凡九垓八裔雕身畫頷諸國咸奉

辰朔

皇帝軫念民隱謂

君有斯土撫育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觀覽其山川風物則綏要萬里何自通浹惟古昔王者當天下初定有巡行縣寓省方問俗之制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改顧事頗煩重度支水衡坐費檢會且千乘萬騎扈無或鋪張盛大為司行奔命按王制巡幸諸禮自職方戒途太馭掌較以後凡車騎鈴鑾宮城梐枑以

及壇壝堂房珪璧玉帛黄駒赤犢皆有儲偫然且句陳五校所在警蹕扈壘衛仗周環百里嘗考文中子言虞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民不勞者何也以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然而語不古合民無徵焉我皇上以非常之原創非常之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人順人然而三王不竝軌五帝不襲治考建因革而禮制行乎其間葢一人順動萬人幸之之謂幸一人慶行萬人豫之之謂豫如必造明堂而後可以覲后

則輯瑞何期必設輶軒而後可以採風則覲方何待

皇上納羣臣所言特練時日倡舉

巡幸減從官省行軍採大禹四載之需折虞廷五年之

典隨不踰萬人時不滿百日登岱覲河浮江涉淮經

閭閻詣闕里所至問民疾苦父老扶杖兒僮婦女率

負戴來覲

鹵簿不譙有高年者則抵錢慰勞之先為

肆赦令薄海内外咸霑

豐恩及所過州縣民廛市廬又皆有
捐復寵賚芸鉏不變鎌穫如故市估行販及道路師旅
騶贏楫筏儼返家衖何其盛也昔東漢光武巡游南
陽置酒高會召吏人飲食復其租賦以為美事而章
帝南巡詔所經地無得設儲侍命司空自架橋道其
詔有云方春所過無有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
馬可輟解輟解之至今史載猶嘆誦其言勿衰今
車駕經行屏却供億州縣

起居悉絕所覦歔即
行在芟止亦竝無宮懸蘌仗鐘鼓鈴櫜之設而民之引
領望
幸者相屬于道然猶
親視河溢立灑
宸翰殷憂悼嘆不數纇子即當釋奠宣聖儀物備至臨
行惓惓尚復貽曲柄
御繖以申向慕此雖金繩再出必紬帝佶為封禪起周

成為巡狩亦豈有過誠恐諸儒不諳動循掌故將引
虞書王制覲典祭義以及元嘉之儀開元之禮重相
諮詢因設主客往復倣東方客難揚雄觧嘲班固答
賔戲夏侯湛抵疑之文擬為司賔答問辭以曉譬之
庶後之君子可考覯焉其辭曰
司賔大夫與四方客使集王會之堂理職貢之事主當
壹是國信方物披圖眴節悉具紀會方斯之時華蟲各
辨等弁越皆就位四方客使有詗于其列者曰古者聖

王御世四海晏然則因而巡狩巡者循也民可循則因而巡之狩者守也為我守土者吾從而循順之然而動習矩錯著有法則曩時五載十二載天道大備升中告至先為造類于是修職有其戒犯較有其義土訓夾車而問形掌道審言以詔辟定方明于司盟布綿絶而表位夫第以壇壝覲之三垓八通太乙環五穿蒲裹草上無風雨然且明堂歸然以天齊主就其文而紀其事則公男升降中階阼階有其等后王遜讓天揖時揖有其

數桓躬穀蒲以五擯四擯為節罇壘簋冪以一進再進為度其煩我奉常而需我掌故有前事矣矧宮城所舍書樹筍簴藩籬外譏夜振錞于或習禮以射牛或布幣以代駒設燔而炙玉檢瘞駰而陳木偶臨學校則執羽鷺祀丘壑則用乾魚烝猶車駕之次考及同埴櫝燎之末享逮先廚故以登封而巡河則負薪擔石者有之以祠畤而幸學則說經講易者有之以師行而及游畋則耕定陶蒐涇潭者有之以祀社而及祠賢則封樂毅祭

桓譚者有之是故銘石頌功德古王未兕陳風紀美盛

聖主不嫌令

皇上撫有四海治極三古聲教振開闢規制軼區宇百

禮斯洽萬類咸叙

承天揩斗紀節布度當八風悦豫之時乃順應而為四

巡之舉則是西鳥東魚里禾鄗黍符瑞之應報饗之數

無有若

今日之富者此管仲所謂物有不名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然而出不鹹車甲行不飾金鼓羃鼎不夕張帷宮不
鼉御
躬省方俗
清問疾苦升禋岱宗灑澹河滸登習禮之堂探蔵書之
府塞決水以石菑撤通天之權火然且百日之間而南
浮江淮東至齊魯是豈古皇不足法與抑何掌故多未
預也且吾聞
鑾輅之南翔也行不除道耕不輟疆女不下機織市不

易蓋蔽兒童讙于衢巷估販偃于舟航然且矐髪黄口如葵傾陽或牽以蠘或捧之觴輪蹄踵趾馳驟康莊則嚮使肆覲而輯圭玉報燎而坐明堂既審權于三市亦奏律于四厢治邸奉高之側捐租崇邑之傍將不止紹神靈于軒頊比功德于虞唐而又何事物之罕備考建或未遑焉司賔大夫逌斗然却立瞿然而改容肅然而正告之曰子徒知三古之當遵而不知一王之制之自有章也且子亦聞

巡幸之何意乎
皇上以為六闔一統萬國來會則民
后之情不可以不接中外之勢不可以不通乃或禮過
繁而力匱制過遝贖而用窮費時日則機務不給多導從
則供億不充此前古之所以易行而夏商以後遂間世
而不一逢也夫創制顯庸務在獨斷因監損益貴乎折
中故湯武用干戚不需揖讓姚姒有子弟未嘗分封彼
夫劉氏之興二月而西巡十月而反東巡者限于時也

後魏繼世北巡及中山東巡而止及橋山者紲于地也貞觀幸底柱以治河爲封嵩而書之旂勒之石者介于事也建隆平潞叛以行師兼詢俗而先勞軍後捐租者阻于勢也是故游觀無定形巡幸無定儀省察補助無定經方行典禮無定辭必畫井田于郡縣之日則畸矣講車戰于騎射之年則蹟矣倣垂裳結繩于刻書削契之世則欺矣施儷皮尺布于九圜六品之時則骫矣議守社捍牧于車書大同軌轍齊至之際則誇矣往歲鬼

方弄兵

天討其辜鋪敦萃旅底于昆彌

挺鈹四伐而未嘗儆征苗之師間嘗取士

詔下徵車

臨軒親覽特簡仲舒是本制舉而不必循選造之遺乃

者甫馴

龍馭先樹雞竿

大號乍渙

洪恩騤彈以巽風行作解雨覲何必崇朝遍彼泰山即其

陟喬勿偺壇壝金匱石䃾却之若遺黄虵不屬白璧是瘞

賜車勞酒羣呼天齊此豈禪禮所得庶幾當夫

覲河有事玉馬羣臣從者宰執以下咨嗟抑鴻賦此皓

皓不搴葦芟但借禾稼升盬斗酒彼安用者周之翕河

遜兹盛事漢武築宫于斯為下爾乃

九旗南指方江厲淮板艙黄茂非龍艘材造舟震澤纜
石吳基臺民之望之有如歲來丹陽可駐黄金誰埋六代
殘構視若㓜灰惟彼故寢加以封裁卵殷傴恪自古所
希漢髙過湖祭周王祠方之于今豈得嬈之矧
瞻闕里言覲罇匏登堂習禮爲斯文昭俎豆未湮宫墻
豈遥祇因重道景行孔勞臨行留仗
羽葆翠幬奚止過魯祀一太牢且吾聞蒐狩之典不能
常舉以旗致民載旜誓鼓苗田茇舍總類振旅雖曰從

禽實比卒伍以是大閱歳無一有乃當
鳴鑾偶爾建鐸暫啓和門自有坐作車不詭遇獸無私
獲笑彼司馬枉事表貉且夫儒生博士之言亦安足責
哉在昔列王將巡有謂編蒲裹車勿傷山石掃地而祭
席用葅藉則帝主聞之已充耳而勿懌即高世比德欲
效九皇頗采儒術上告登封然且拘牽詩書扳引畦畤
軒義所垂吏吾所記大夫文學爭辯不已絀偃斥霸遂
罷封議此真泥曲傳會無所考適之已事也故以巡行

之禮而苟襲舊文則無一而是彼夫職方行令修涂辟境而後之敘之者非大治馳道則長開蕩渠掌舍治宿設藩置籬而後之祖之者非圜垣四面即離宮百區故板城幄殿丹青輪軸此土方所擬似也昆侖神樓槍車鈴柱不可謂非明堂之遺制也故五玉三帛極之為貢金獻幣籠香篚藥之端勞酺賜布類推之即為裝錢路颻以及軍工羽釋紫茸赤罽之所由以捐是以結綵樓演百戲實由行殿之陳懸始之布香臺排畫甕牽青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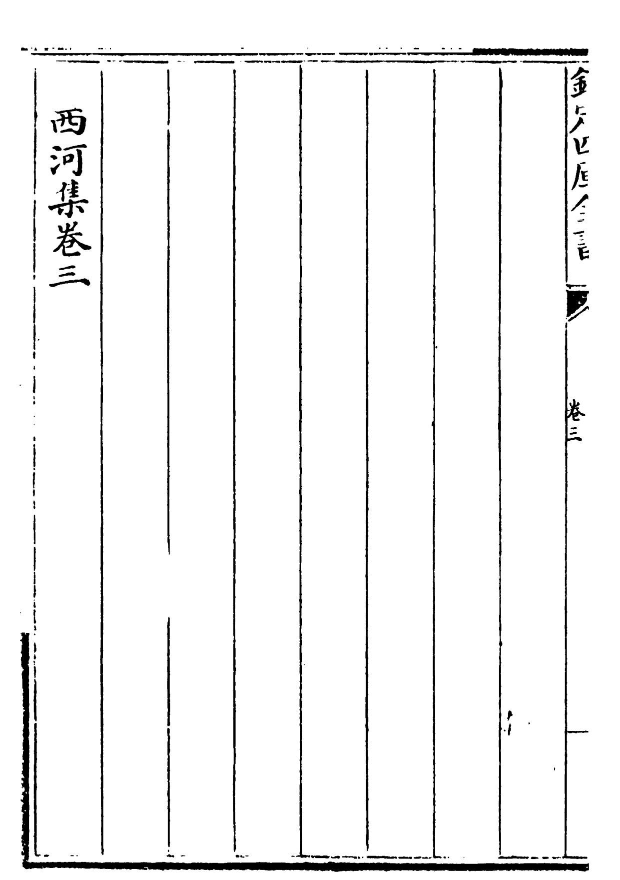
閞赤楯悉從壝門之大次小次啟之故王人一帥屬而後且盡統其諸王百官與夫蕃人貢使之族群后一表綏而近且增之以羽林車騎金吾鎧仗而猶以為不足然則禮當極弊亦何非率由之始所濫觴者而動言掌故斯已循矣乃以

法駕之出控神虬跨龍騵雨師灑道風伯清塵豐隆為之啓馭羲氏于焉捧輪材官不刷鬛騎士不解帉八鑾秩秩

九組駪駪不百日間而東漸南暨所至若神浸假吉行五十必拘禮文則大斾金輅將有一年四廵即遄鑣急節而不能造其閽與閫者此真聖人行事法則兼至即偶然舉動有非臣民庸衆所得窺伺而戴高忘天履厚忘地挾筳而撞嵩髙把蠡而測海溢此

神聖之所以難名而

帝德王功遂當獨有其萬世也



西河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主容辭二

抵誹 有敘 一作聖孝辭

臣自通籍為侍從叨處

禁近稔見

皇上事

兩宮至孝達旦
御門必躬候
慈寧起居敬問安否其間伺意承志眞有眎聽在形聲
之外者且宮政國典屢見諮請
幸湯
御沐喜絶創瘥倏于康熙二十六年滄冬之仲
太皇太后神躬違豫
皇上親侍寢疾抑膚嘗藥簞不去地撤御省饍履未達

闈乃于臘月朔日步詣

圜壇請損

聖算以禆

慈壽是時一聞祝告左右驚怛臣民于焉震動天地為之變色至誠所格動有成效遂小釋痾瘵暫安袛衲爰有祠官上請報謝以資福祐而

賓馭有數宮車晩及五行咨其失節三光忽而改度

皇上哀毀踰制孺泣無候三日以内水漿溢米俱不入

口背苫而首𠚑拊膺喀血其于須材視含附身藉幹之具靡不畢誠畢信勿之有憾而

殿攢以後哀切尤甚爰有滿漢大臣內閣大學士以下

同辭啓請以為

聖孝純篤超軼千古真史筴所不載往牒所未聞然而

先王定禮哭踊有數立為中制不令或過誠恐以死

傷生翻戕孝道况乎

履萬乘之尊莅九有之廣其為義制豈可與大夫士

庶同年語哉且

皇上自侍藥躬禱以至

帷宮蔵木既已髹目灼體手掐足跣令復哀慼不已屢

至惛什萬一

聖躬稍有未安天下臣民何所托命因俯降

俞旨姑為慰勞然而孝思所極哀出自然深悲積中發

不可遏縱欲强制力壇而情不能已夫哭而不曲非

故嘎也飦粥不下咽豈辭啜也羣臣方貿貿不知所

請而

上復傳諭謂朕覽自古帝王居喪持服俱以二十七月易為二十七日惟魏孝文帝行三年喪朕平日讀史至此甞羨慕之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

世祖章皇帝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崩逝藐茲冲齡音容記憶不真未獲盡孝至今猶憾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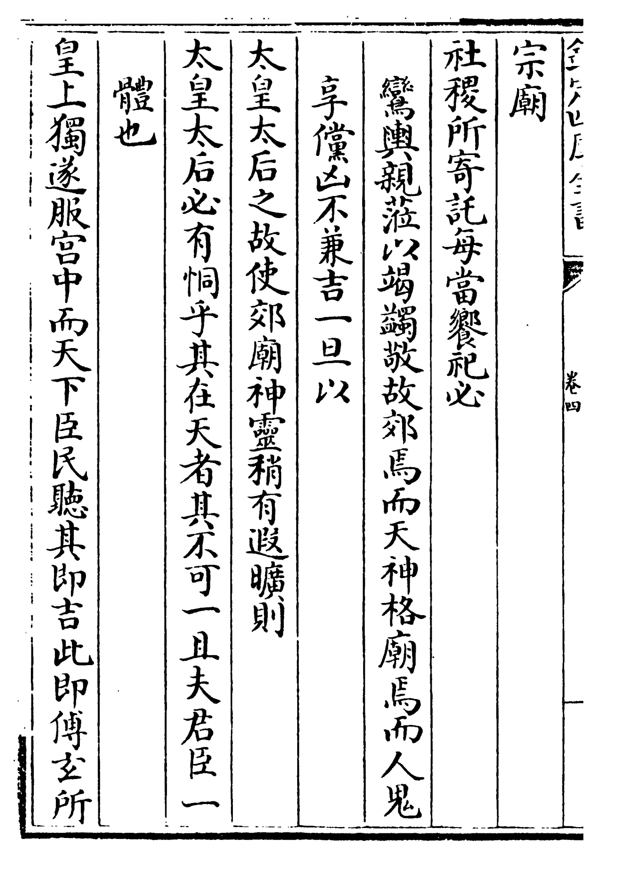
聖祖母太皇太后鞠育敎誨以至成立遽遭遐棄五情

潰糜因此大故回思早喪怙恃益增痛絶令兼行往事持服二十七月少慰罔極之痛然祇朕自持于宮中其于幾政毫無曠廢并不令臣民持服民間一切俱不禁止于是

和碩康親王等與在朝大臣互起諫止大約其說有五夫以

皇上一身為

郊壇



宗廟
社稷所寄託每當饗祀必
鑾輿親蒞以竭蠲敬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
享儻凶不兼吉一旦以
太皇太后之故使郊廟神靈稍有遐曠則
太皇太后必有恫乎其在天者其不可一且夫君臣一
體也
皇上獨遂服宮中而天下臣民聽其即吉此即傅玄所

云有父子而無君臣者三綱何在若中外遂服則普
天遏密旦夕感慕經歷寒燠屏塞嫁娶重違
皇上一切不禁之旨其不可二夫
皇上奉養
慈寧三十餘年并侍疾以來三十餘日前後思維一無
所憾則于服制之末順常表飾原可少慰況以
皇上純孝其在當日晨昏定省承顔伺笑何一不曲體
幽隠而獨于

慈闈遺詔一如曩制之語反有未遵是于事死若生之意有未全也其不可三孝經載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夫士各有不同是必德教加百姓政令施四海然後謂之要道謂之德本而不在乎衰麻哭踊之節也是以一月即吉揆理度勢實有不得不然者誠以乾為陽為天為日小有黯黮即照臨之下為不舒矣至尊一日不改�則四海臣民一日不和而况連年累歲禮崩樂闕當此太平玉燭之時豈宜有此其不可

四且
皇上天亶好學博極墳典每有講論無不貫穿今古剖
抉微賾今細考天子喪儀三禮莫載是必天子至尊
因時變制有不可一律定者故殷宗諒陰之解在尚
書大傳鄭玄杜預所說皆卒哭除服所云三年諒陰
並無三年服喪之文蓋三年逹喪與心喪同故漢章
至孝其于明德太后之喪不淹旬而從吉宋宣仁太
后時在廷諸臣皆一時儒者其議太后喪儀並依漢

制則是準經酌史茲鮮終制其不可五進此五不可而

聖鑒咨嗟百不能易中外堅請始有如期釋服宮中自行之旨誠以

皇上生平竆惡虛飾一言一動必躬行實踐無取辭費意志所定倉卒難挽然且嚴寒隆凜未返

璿宮五臘三朝尚依

帷殿再三泣請終不可得至于

啓攢之夕攀靈哀號乞駕
便輿愀然割紼乃自
攢次降步送之至郊園
殯宮顏悴足疲哀感儕陌每當八校更披六佽換舁之
際必哀號長跪掖衛墻側因思自古人君從無親送
轀車之禮即明代孝宗極稱賢主然猶祖奠午門衕
哀而返至若天子居廬全無其制而
皇上于塗殯之餘又復幕居

乾清門外比之庶人廬處尤為寒冽乃至答

諸王大臣一則謂據奏元旦請朕還宮人主宮殿原

多可以因時移蹕若在庶民遭此大故所居止于一

室又遷避何所還宮斷不可行再則謂朕遭

太皇太后崩逝欲持服二十七月之志甚堅諸王大臣

及各官士民等再三陳奏詞同懇切不得已勉從所

請但衷猶歉仄因幕居乾清門外以盡哀誠今乃又

請回宮不過以朕躬為念耳人孰無祖父母父母為

子孫者皆當盡孝何分貴賤今距釋服之期為時甚近若從所言以致他日稍留遺憾恐非人臣愛君之意于是諸臣惶感莫敢進諫但于釋服之時仍合

和碩康親王等及内閣大臣九卿詹事府科道六部各衙門以下披瀝伏闕會諸道制撫及外國朝鮮暹羅諸王共勸即吉而太學諸生及京畿民庶數百人各舉幡跪

天安門外以為

郊祀大典罕有時舉

宗廟之祭亦未親奠我

皇上致敬盡孝必躬必虔儻三年之内或以宮中服喪

之故祠官代饗則是

玉輅不至于

郊壇奉璋不及于

廟室將使大禮有所曠也如慮其有曠而内袒凶衣外

披吉服是飾虛也且從來朝會踰月一行

皇上懋勤大政昧爽臨朝

九重森嚴萬國觀聽浸假待漏之際緌仗已陳廷朱

衣方入陛而回思

至尊在内尚將有衰牡麻而脅經帶者何以為情況屬

國來王在古昔惟九賓導相觸首稱慶而已

皇上則宫門御苑賜宴賜衣雖極疏遠必有勞賚萬一

以持服之嫌門宴不施宫須未逮何以合萬國之歡

慰四裔之慕況

青宮睿質已成宜行嘉禮啟祥毓瑞全在内廷借使
宫中遂服則持節授冊將安涖事且夫慎終追遠應
莫如祭伏念
太皇太后升祔之典必除服而後可行當此春夏遞施
時祭伊邇則禴祠合享當亦追遠之思所宜急者凡
前後所奏窮極援引
上乃不得已勉從衆請然猶衣棉束絰覆以羊裘寢處
齋房履縢不解雖經吏部諸臣公懇易服兼乞還宫

而終竟不許遂于四月七日躬奉

龍輴步送郊亭扶侍墻幬不離左右比至

寢殿又復降步煞而哀號之情較昔尤極自

六宮嬪御以及

諸王各大臣封妻命婦攀援偯曲聲震林莽是日靈

雨宵零重雲晝掩塗蜃封魚一切如禮

皇上哭行饋奠宛在初喪同軌咸來房皇霑灑乃于是

月十九日奉安禮成次第即吉夫以三年之喪在三

代君民久未行者而一旦以
天下共主毅然欲舉而行之然且甞樂步祈居廬哭位
深慕次之悲哀望
山陵而徒踐極隆古以來歷漢唐明所未有之孝而
皇上悲萃于一身古云王者以孝治天下又云聖人行
孝必擴之而充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前以歷之
千秋而有餘後以施之億萬世而未之或過是固軒
黄以還超文軼舜之一人也 臣 請急在籍一閒

哀詔疾趨省會同將軍巡撫以下擗踊號慟百日之内

時申悲慘因累詢

太皇太后違豫以後奉安以前我

皇上無涯之孝播諸里巷雖道遠未悉不無乖誤然而東南士庶動哀慕之思每聞一節便羣聚閭門反覆傳說彼告此訴兒童婦女無不感泣去者推之薄海亦猶是矣憶臣侍班時當

羽翊南巡之會曾作司賓答問辭以寓頌今復為此文

妄名抵諱葢不藉主客恐無以發抒所由導揚未備因往復假借以附于觧嘲抵疑之末使後之觀者庶以知

起居記注之外猶有史官存信焉如是者爾于時典喪大使從長樂官屬日與大行丞庶僚頒布禮事歷瞻我

皇上聖孝逾量自

慈宫侍疾袵衣翦爪求醫禱祀以迄

上賓以後斂殯塗輴掩葬奠寢諸節一一剌心雖非常之孝超越今曩實有非庸愚所能窺者然而中心仡焉迺于

奉安之次從容避席而請曰竊聞喪有五服禮有四制四制者五服所從節也故出門之治以義掩恩奉公所行義由禮起夫人而明之矣誠不知國家傾恤為制若何

天子居喪其儀奚似三代闕王禮之書周官乏大喪之

記主故無所稽典喪不能議然而漢唐以後尚有舊文
紅纖之詔居然相遵三日而黼可負及旬而衣以純斯
百王之良法亦列代所共聞而乃
瑤殿愆和
璇宮違瘵徒跣在
郊浴涙過
廟開織室以引懲禱桑壇而罔效蒼靈銜乞算之詞金
匱閟事神之告雖復顧窺問影求醫翼全保林飾縗世

婦張綿痛瑤光之被地比虹流而麗天吾聞豎告未安寢不浹席者文王之溢情也長樂侍疾衣不釋結者漢帝之殊行也乃以久恃之年驟丁鮮㱿角栖楔齒燕幾綴足樂人建旌以朝升泰女卷衣而夜哭官輸纁戴之金人奉捷盧之玉委襚衣于廂東設騂珪于牖北方冬却淩人之冰浹日鑿彡庭之木既倚幕而卧苫茅㴱咽嗢而屏飦粥當此

皇情迫裂之時

聖意徬徨之際猶且視飯薦笄經營備至沐床設席相
視出涕修喪祝之儀起勸防之廞給栗材于上林捜東
園之祕器遺奩傷玉鑑之空撤座哭珠簾之墜夫以屏
饍之過勺飲不入口者而八簋𤍠稻必用親啜以全哀
之公腥肉不入室者而四笾魚腊于以𪉳泱則是舃茀
雖韌不足以冐其綆縻榆瀋雖多恐無能喻其流血而
況榔衣以淚近而轉濕黼翣緣手扳而不支望旌銘之
骨刻翺旟旐而䰟迷澤過優則銀海為溢恩彌重而金

梟不飛是固期門諸校侍鵲臺而倍深其痛司常之士
奉龍帔而不能無疑且夫人主之身非淺鮮也羣臣頫
賀動輒呼嵩四方朝集必稱萬歲何則凡以祈昊天而
保永命也今乃以
方雷未忘
有媭難續遂欲效桑林之禱法金縢之祝類晉儒之焚
顱近唐臣之進籙得毋于體有過降與若夫後王之行
又安足法哉夫三年達喪在昔有之不始于殷商也三

旬而釋服亦自古有然不仿于漢與唐也如必待高宗而始亮陰則陶帝無遏密之文湯孫無奉歸之誥矣必漢文而始短喪必唐宗而始易以二十七日則魯人之暮歌不足譏滕文之居廬為無可疑矣徒以行古之意起自晉武終喪之志決于魏文周主有持服理事之令宋宗創宫中遂服之論遂欲兼數王而施數事則漢唐一統反遜偏安列代賢王盡輸諸主矣且夫漢文之孝端在何等唐宗事親早見史乘當文帝侍薄后之疾下

哀矜之詔使天下有罪者不逮父母太宗居竇太后喪極盡哀毀往往居慶善之宮念所生之苦一觀覽閒必涕泣如雨此與謁原陵而哭鏡奩營太廟而悲故壟者亦復何憾而乃限三寸之經改廿日之祉却臨踐之制而勿用删國恤之篇而不疑此豈故為是戛戛哉夫亦勢有所不已也故仲路不除孔子非之趙孟又降楚子知之薛宣甚賢猶以弟修之持服為可怪漢儒多禮尚以趙岐之去官為不宜是以翟公丞相也匝月除服自

言不敢踰制張華度支也逼令視事但云道在從時葢
當其奪情固將釋桓馬之服而加酒牢苟惡終忐甚有
劬擗弘之喪而收廷尉者彼以為國家挈量各有畸至
君父相較原非比埒況乎身為
天子撫有萬方膺
祖宗付託之重受
天地民物之大猶兢兢以節文是持豈云通禮獨不聞
義制之治乎天子無喪儀辟所尊也五禮去國哀為其

難與倫也故如喪無哭踴之節亮陰非衰麻可申如必
師天下而共持服是謂荒國事而塞民務儻大君獨服
而天下不服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而乃擬魏周之行
類晉宋之仁泥殷宗之遺跡略舜禹而勿論達孝統繼
述之善臨喪徒哀戚之循此羣臣百姓不能無一時之
爭而天下後世且將共起焉而夕所詢也于是九賓之
末有咨嗟而興者曰豈謂是哉信如子言所謂明乎事
不明乎理知有一不知有二者也夫知其可為而不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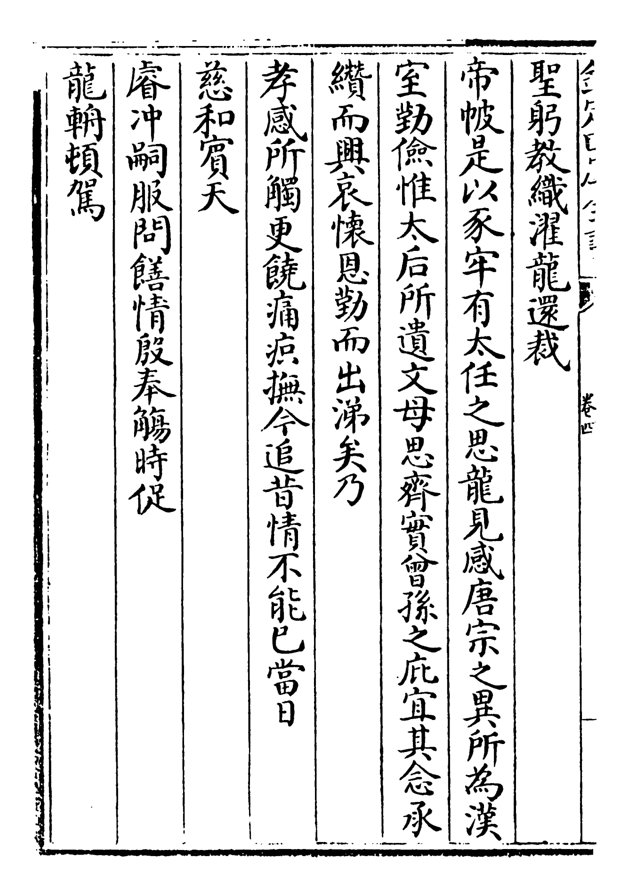
者庸人也知其不可為而必為者賢人也知其可為而為之知其不可為而猶為之而仍不為者聖人也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漢唐以後時不可行天子之尊勢亦難詘兆民罕與言庶臣皆不欲故以諸士之喪大君命歠則歠之而獨不敢自撤其食在廷之制至尊欲奪即奪之而反不能自遂其服誠以孝先百行憂歎三年服從恩制喪以禮全弱者不可𨚫强者不敢前賢不必過聖無所偏故足傳也世徒見長秋典喪少府獻服司常

建弓旌校人飾車轂吏民有三日之臨宮御減終年之哭而獨

九重之内首有餘創三月以還面猶深墨遂以為士喪之制將補君儀開元之書尚存國恤斯已畸矣且予亦知

慈寧之神聖果何為者耶

皇上以為北樞有命實誕軒黄東渚之祥因生皞帝光烈擅天后之稱莊憲居母師之地然而捫天鍾乳曾餋



聖躬教織濯龍還栽

帝恢是以豕牢有太任之思龍見感唐宗之異所爲漢室勤儉惟太后所遺文母思齊實曾孫之庇宜其念承纉而興哀懐恩勤而出涕矣乃孝感所觸更饒痛疚撫今追昔情不能已當日慈和賓天

睿冲嗣服問饍情殷奉觴時促

龍輴頓駕

蟾馭早卜灞上之祓未行蘭館之遊不足脂澤之田未

嘗借貧人湯沐之邑不以乞外族一旦弛練裙之弓弦

脫磨金之指鐲大使已撤其衣裘小王誰教其誦讀有

唐顯慶所為諷女則而感霜晨明代孝宗因之祠奉先

而泣風木爾乃近開

慈遂遠憶

容車泣縈新綍哀尋故褕天闕築夢熊之館泉臺掩褓

鳳之襦想

母儀之髣髴過
闕殿而趑趄緪月夜墜以長偃霧雲晝凝而不舒將謂
藉齊疏以報罔極實非更禮制以示有餘蓋欲申呼昊
之私非此莫慰因之發原陵之夢或可兼攄此固
聖人宂苦之用心抑亦
王者善全之令謨然猶發言盈庭持志不得下審民情
上立人極俯仰古今咨嗟太息其制行之始未嘗不堅
而從諫以來不欲自愎將使一時有所遵萬世無可惑

隆古所以賴聖謀詩書所以誦孝德也子第知夫

皇上之詔上援古制下引近主遂以為效宋宗法晉武

而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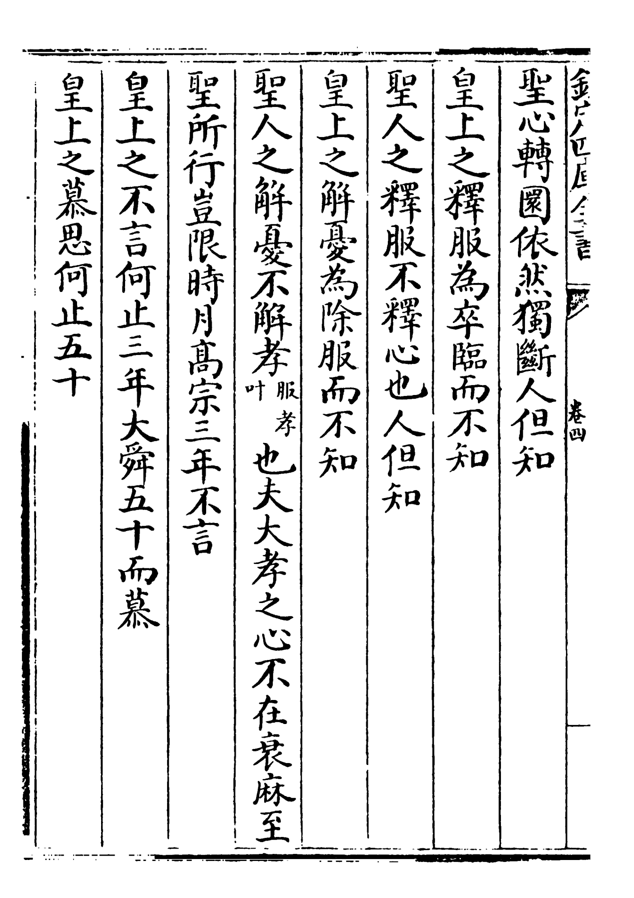
聖人神孝出自天然雨降九閽江流百川哀生于寔漢

淚發如涌泉寧不念幅員之廣已過鑾渤平康之治且

邁堯年而乃近引一方之元魏俯取偏安之趙宋哉特

以為三年之喪漢後未嫺即此數主猶復足重故云然

也若夫羣臣所爭固非得已



聖心轉圜依然獨斷人但知
皇上之釋服為卒臨而不知
聖人之釋服不釋心也人但知
皇上之解憂為除服而不知
聖人之解憂不解孝服孝叶也夫大孝之心不在衰麻至
聖所行豈限時月高宗三年不言
皇上之不言何止三年大舜五十而慕
皇上之慕思何止五十

皇上以為天下甚大四海甚廣必終國恤則上下未齊必遂私服則吉凶難竝故惇宗將祀必隨時以制宜班朝治軍亦因情而立行臨喪則極哀而不以為踰蒞祭則盡敬而無所於病斯所貴乎孝也故孝有節文又有權制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此節文也跛者不踊傴者不袒金革不避纖老病不止饌此權制也節文與權制總名為孝故及今所重在乎知要向使當堯舜之世五嶽不盡地四維不踰域政教所及惟此甸服雖共主在朝

而各君其國但垂拱而端居即達志以通欲故持服甚易也今則南踰瘴海北極窮壤户版億萬皆隸官省即使堯舜復興其不能行也審矣且也歷代之主名為臨政實近居攝祭享不親朝會不接明堂無王會之文狩岳鮮方車之合入學授經視為故事端門聽政偶爾一及是以宫府獨處皆足自給而今則乜巹躬承珪璋親受朝集之貢獻匪一方九賓之來同遍九有黄犇白獒竝赴京門東雉西狼全歸

闕右書無程石而猶縈人不梯航而自走則是哀絲不同致饗恤不竝行桐竹之扶不瞻
榱桷梟牡之束難升
殿廷況乎酬百譯之金勞六軍之酒布綵仗以迎辰駕
鑾輿而肆狩則夫
皇上而行服與魏宋殊即
皇上而不行服亦與杜預傅元之所言相刺謬葢其所以行止者別自有在而非天下羣臣所藉口也且子亦

知
躬禱之有說乎子第知金縢身代似屬過禮焚首減算以為迂闊而不知河圖有賜算之文洛誥進祈年之訣夫天子之孝得算二千嗣王敬天下年八百君之所素知也今
皇上聖孝巍巍將必登大壽踰耄耇與江河比長以山嶽絜久是
皇上一祝而天地鬼神實佑之將欲錫之千聖之所期

三皇之所有而豈僅區區呼嵩祝歲所能狃哉且予不覯浙河之間乎方春之時水波不揚叢壇里樹甘露以降在昔羲軒之世王者行孝則蓮蒲生于庖甘露溢于唐暨乎三代援神著契則黿龍達河流水無恙今兹之瑞亦正相彷夫二鳩之巢一魚之躍皆關孝行故曾子之冠上有棲烏劉殷之橋下有藏廪孟哭雪而神筍抽王祥冰而錦鱗泳粲蒹葉于枯蘖起溫泉于寒井梁王作孝子之賦曰地出蚳珠晉史列孝子之德曰天降神

塍按之士庶歴歴可驗由斯以談則上天降祥正自無已方將駕疏佗軼循蜚同無窮之德視之天地而吾子抱緦緦之慮刺刺不止是猶較天星而播熠燿之光窺大顥而引蛾蠓之氣也

西河集卷四